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洞麓堂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李恩書

洞麓堂集卷四

明　尹臺　撰

衡岳二賢祠記

往己亥之夏臺奉使楚諸藩其秋反自荆襄道長沙竣事武岡止舍衡山之館税息焉旦日謁岳廟遂陟上封徧覽祝融紫葢諸名勝乃竝天柱下南臺憩休方廣之寺慨想晦菴南軒二先生高風低回留之不欲去於是

循寺後麓振衣蓮華八峰之間降觀深窈髣髴當時登游所載述憮然若從之徜徉其後先也旁矚寺右空址一方指問僧能丐我以祠二先生否乎僧忻然願相厥美越日還抵衡山搜笥得資金半鋌以授邑令内江章君宣曰其為我計創二先生祠令曰是固吾有司事也爰屬僧伐木陶埴鳩工庀役不訖歲落成明年僧遣其徒入京索記會臺請告歸弗果就比歷今二十年矣前僧之嘗詣者復來白下申促臺始得追為之記嗟乎古

之君子與其不可傳者往矣乃其遺跡在穹壤閒往往去之百千世之久人猶思之不能忘何也夫心之精神通乎天地萬物之表不可以古今閒者也衆人有之弗存宜其生死溘然名聲隨軀形殞化泯泯無以復詔於後矣賢者養而存之以至盛大充塞故能參天地靈萬物烺烺垂耀古今亙久遠而莫之敝也夫其遺迹之可考見者皆其心之精神之所寓託士欲尚友古之人抑惡得不即是求之繇二先生登游茲山所載述推其詠

歌稱引戒懼箴儆之相及兢兢焉惟恐一理道之有失一倫慮之或不悉中也此其心之勤然不懈于道固將通天地萬物為一身施之百千世而無朝夕豈與世之癖耽奇隱迷溺光景假愜偉壯麗之觀以取快目於即時者所可同日語哉是故其立之屹然不撼者山之所以常鎮也其行之沛然不竭者川之所以常流也動而為寒燠之遷易出而為雲霞之蒸散感而為蟲鳥之飛鳴形而為草木之華實則其變化與相周旋性情與相

昭察亦既躍矣蓋二先生平居問辨相益專力乎千聖相授之遠業故凡其足跡之交耳目之營無一非敬義精微之施用其心之精神所寓託者豈能一二為衆人告說哉讀其文誦其詩繹其師友論議切磋之指歸不知反思默契上求二先生之深造以自淑勉其身心不足與言善學矣斯臺所以祠二先生之志也嗟乎吾黨之士有升斯堂者亦可惕然自興起也夫祠成之三年安城鄒翁守益吾邑甘翁公亮始納二先生主釋奠明

年增城湛翁若水來署其堂曰嘉會其秋吉水羅君洪先復至則取二先生方廣諸詩大書壁而自題其後以示志祠自章令屬僧肇工首其規度者主寺潔空迮相乃成則其徒圓林圓玉真定也有助於祠皆不可無載故并記之

思補軒記

易稱無咎善補過者也而孔子言事君之道亦曰退思補過大哉斯義衆人之所以治其身君子之所以事其

君其皆無踰之者乎夫過者人之所不能免也自非聖人誰能恒立於無過過過矣而能知知之而能不復於有過茲顏氏之子所以庶幾乎无祇悔者明此以事君固古大臣匪懈交修之實志凡思圖免其瘝位皆不可以忘夙夜之咎者也昔詩人歌仲山甫之美而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不知所以治身不可以事其君己過之未能遠而欲補君闕遺使相成於無過之歸其可幾乎故大臣能補君之過必知盡道不累世無或尚其德

矣非仲山甫誰能及之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語仲山甫之德人既弗能及則亦莫可得而助之爾夫學不能明善誠身而苟慕儌上之知志不能矯衆厲俗而偷欲徇時之好術不專於尊主庇民而希巧宦以榮身事不可周於經世宰物而務拂常以干譽世之君子所為事君之道其究不槩可考推哉要之揆於仲山甫之所從事何啻千里玆孔子言補過之義寥寥無以復聞於後也余佐南銓

數年幸曹政稀簡得稍致力於古賢聖指訓悼往過之多積傷舊學之盐墜則思進勉乎易無咎之義其道無從入也顧謬玷卿士之末叨華秩而據高列僥馬蔑少著效其位不近古所謂竊者耶廨署右空故有庖湢之室歳久而圮乃告之太宰咸寧王公易其腐朽增創軒三楹感治室有闕尚不可令無補也儻事君而昧斯喻其能無怍乎厥居因合易孔子大訓題其上方曰思補巽獲朝夕覽觀自朂云或笑余曰子名軒之義似矣抑

頃嘗備官侍從未稍睹所為衮職之補者今改官舊京遠其身於湖江數千里之外乃欲彊效所不能不病乎抱出位之思哉嗟乎吾誠過矣然古之君子所求自盡事君之義葢不因仕處遠近殊志也惟今聖天子神明獨化賢公卿遵制謹法無所復致其賛翼之功左右近職思求補一二闕遺不可得其何有於遠臣乃沾沾在念時私疚而未已者誠慚報塞之未能勉竭駑力以仰效尺寸之補即或捐伏草野猶將寢食不遺吾思也矧

方塵任使庸敢自病出位遂惆然不以動乎其中哉故舉易孔子之訓而為朝夕奮勗之規夫亦先求補過之道於治身俾無速官咎焉已耳他豈余所及也乎既用解或人之笑因記其說以諗後之君子

牛田尹氏族祠祭田記

吾牛田尹氏之族其有祠也舊矣祠報其始遷之祖承事公其祭用冬日之至葢取先儒程先生遺論慎遵式而行之者也祠故無田祭之文或不秩有之自近歲始

余久仕外未知其所繇創也頃甲寅春余叨拜南大司成獲歸展牛田之彦曰栢來覲因間請曰栢兄弟少孤賴先妣楊令人訓育於幼提之年長俾之學而柏兄弟迄無能顯揚其志也今二兄先後没世獨栢存焉往先妣寢疾垂革名栢暨諸孫語曰自吾慟汝父之捐代也懼將不及睹若曹之競矣今四十年間若兄弟暨諸孫比比稍成立雖存没殊數乃前聞幸不殄非汝先世之有遺播耶吾為若門婦蚕𧢲僅僅不卒隕穫思無以報

若先世德惟祀事曰虔庶幾其慰朝夕乎顧今已矣若曹盍慎修之毋匱我志又曰吾聞古卿大夫祭有田其授之上也後世人得自立産士庶人皆可行之夫祭不以田胡久遠若曹速取吾饔供之田稽之籍出畀諸宗老令永毖其祀修吾即見若先祖考地下無恨矣盎言之咕咕至瞑云於戲柏之無逮於顯揚也尚敬此以勗不怠然非先生賜一言為記將嗣是而後誰述焉未幾柏竟逝每憶及未嘗不慼然槩之心矣昨歲余歷少宰

滿再歸栢從子學忠輩爰申其前請嗟乎茲事之可記也豈獨顓顓於祭之田哉禮義非賢者莫能興乃自古記之矣是故禮壞於俗之敝則或視報祀為虛文義捐於利之厚則或豐貨産為私有士大夫從事於詩書問學者猶不能牖其俗之所難化而破其利之所不能勝矧在乎筓幃鉛黛之儔哉夫壼處病於寡聞故多溺俗而忘禮陰柬蔽於嗜藏故往往侈埽積而昧行義久矣婦德之難抗於世也乃楊令人何其獨岌焉不一蹈世

之所病與蔽耶語有之家道正傾視婦人玆易訓女貞
而詩之匪教匪誨閔衰世所為刺也族之將昌大余不
於楊令人玆舉卜之哉抑或言始祖冬至之祭雖出大
賢旨訓然考諸禮若不能無疑於僭者故文公未定四
禮黜其儀不載乃我吉郡大家比率遵行罔懈則豈無
所取而冒為之耶盖宗法亡而世族之渙莫收於是稱
故姓子孫有貿焉不知其祖之所自出者忘祖棄族民
是以益偷始祖之立祠而祭也尚可以救宗法之微乎

夫廟儀覲於緜蕝不必曲臺聚訟之為固燕射施於軍市不必矍圃列觀之為盛故禮茍足以矯民振世則雖先王未之有猶可以義起之也矧大儒成議昭昭乎其足據持哉余懼後之挾拘説以沓俗而使賢母推孝明報之志將無能表信於其嗣人也故為之附申其義以復學忠兄弟俾咸敬識毋怠焉耳

崇正書院記

往邑大夫江浦朱侯賢既治郊闕之氓闢淫祠而擾比

壓者抵法遂以其事聞之巡按御史吳公遵吳公報牒命邑撤祠改立崇正書院以作事意在屏邪閑正導民使知方也適其時邑有徙學之役已相其祠故敞陋而迫置溷不稱學者居息吏因之弛役歷今二十五六年矣比歲郡諸邑士並倡講會興正學所在重書院之建士爭相濯磨其效彬彬著盛而吾邑獨絀焉莫之興舉衿佩歎以為耻余聞之緬然久慨中矣頃自建業歸偶循邑北郊西步升眺普光之麓降覩朱氏故址在鳳尾

湖澳者後枕旛竿犀嶺之峻前揖義巽諸峯之特因支委蛇宛複相環湖水渟澈瀦而後洩殆一方秀壤也乃捐秩金數鎰售之以為是足使學者安業樂羣邑書院擇建宜莫有善焉者顧謀之同志使協衆成構既難而自度已圖任是尤不易於是始欲撙縮歲耕之入累黍而儲之意數年或可少成茲願乃上冬之季始名士工謀之爰度材治埴卜日之良鳩衆經紀築構之事定其規式前治橫屋為崇正書院之門中建廣宇為知本堂

後殿重室為欽止樓凡樹楝三總共楹十有五左右周以步廊繚以翼閣使一邑士衆講會周旋其間雍容揖讓因可復見三代威儀其切磋相長之益固當有輔學校所不及者非直著觀美侈文具焉耳越數月告成乃復議斥田百石并故所貿址旁之池一畮有奇畀之書院歲輪二人主其入以待士之遠近來聚者佐其供需而凡會規一視安成復真復古二書院故式將白之有司上聞於大吏圖可久行勿壞俾遺之世世噫抑勤甚

也已於是邑士友咸來欣集以為昔悼講會靡舍麗澤無所於資不期今得所稱遂將非吾黨之共幸與謂余不可無言開示名堂與楼之義以告學者令出入知所持循不忒所嚮往余不敢讓遂為之言曰崇正乃士之常語其義若可忽也然始學者茍善反而力求之則有終身不能窮其指歸者焉今士所誦法六經語孟固皆聖人微言然舉其近人而易入者莫過大學一書夫明德新民止至善大學綱領既粲然矣乃其條目先始末

有舍格物而能造其極者古今訓格必兼至也正也二義士童而莫不知誦之何明其義以有之身心雖白髮不一間見邪物理本出吾人之性有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其初何嘗有不正者惟不能實致其力以至之則推之事為往往失其正而不自知非世之所同患乎古易稱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大學示格物之要必先知本其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義固深切著明則今之言格物以致其知者舍知本何適

矣故欲崇吾性所有之德使出之順應不失物理之正其要必自知本始斯格物之首要達之知意心身極乎國家天下之大一以貫之者也故揭以知本則學之先始辨矣而至乎物理之正以日崇廣吾之德業極而效法乎天地上下與之參合聖人之能事畢焉要其始終之相成一敬以持之而已故表以欽止則知本之全功以備自虞廷精一執中之傳以訖孔門求仁之訓莫之有遺焉者矣易稱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則所謂知本欽止

者固存乎學者之心悟其説非一言之可究竟也吾黨之士尚默識以自朂修從事大學先要進求孔門終始全功不徒煩口説之外騰馬斯可庶幾聖人之徒也已矣

山間四時堂記

南太僕署廨故建於滁州域西南距宋歐陽公醉翁之亭不一里而近後先諸卿丞以是往往數游集而加拓修馬頃亭既撤新矣二三君子爰相亭後隟址可增構

遂以其餘材作堂三楹題曰山間四時於是游者列席肆几翼然足周旋布武其中而滁士大夫亦因間過從于于然相與緩帶觴詠極山水娛宴之樂俯仰今昔曾不知世代之後公遐遠矣寺卿王薇田公偕其僚盛古泉胡劍西諸君以為吾黨仕宦不常聚則茲樂宜不常有而使之寂寥無傳可乎乃共謀礱石刻圖列諸游者姓名示後而以書屬余為之記嗟乎滁之山川自有穹壤以來不知幾千億年乃迄待歐陽公始有聞孰云地

之顯不因其人也哉公文章在滁最為人所誦稱者豐樂及茲亭之記諸君子名堂則獨取記中山間四時一語何居夫道有即近而非遺語有似概而實包者此難與衆人論說也是故天地一大山間也物類之相變化有弗出入見之者耶古今一大四時也氣序之相推行有弗旦夕受之者耶任其物之便故能順常以適命因其時之趨故能察微以安義玆古之達人宏士所以夷險無擇於遇寵辱不入其心者也在昔公之仕宋可謂

立乎有道之朝矣顧夷陵之謫方困於若訥紙善之愬滁郡之出復厄於明逸醜正之訕乃公視之忽若過塵浮漚之相遭一不稍動乎其中述之文詞聲之咏歌浩乎有以自寄而怨懟不平之氣卒秋毫無所形見也豈非順天地之常以適命察古今之微以安義寵辱不足為之驚者耶則其寓貞志於林泉魚鳥之樂旦夕出入所欣會悠然與山間四時相感託於不窮豈衆人所可識哉今去數百年之久讀其遺文睹其陳迹猶髣髴窺

公之襟度夫其傲睨萬物之表揮斥八極之外將神之往來游行者更古今固常在也則二三君子取斯語名堂不庶幾有曠世尚友之思乎抑諸君子際會休明幸方內無事得以其閒暇徜徉斯亭遂山水娛宴之樂追公勝事於上下陟眺間既快其樂之似公又不少嬰公之所患茲非明天子之賜乎哉夫侈上賜以追古名賢之遺而皆在事為可紀余縻職守恨不能褰衣往從一愜平生景行之心因載姓名圖末然謬以屬言附著茲

石亦未為無幸者也

莆田林氏重修祠堂記

莆田林氏之先逺矣肇代自晉常侍禄其子孫散處閩中至唐九牧始大顯盛於莆上下相及殆千年支系之繁譜牒至不可勝紀古今言海内巨宗必稱莆林氏其居邑和美市者侍御若雨之族也尤著聲當代侍御六世祖曰廷綱以國學生受知高皇帝擢吏科給事中賜名恒忠卒官中書舍人其孫叔文甫當氏中微之際奮

創赤立竟用恢大乃家於是建祠市東以祀其高祖府曹丙下四時饗獻必考法先儒遺論買田若干畮歲收穀可千斛俾其後人更掌之曰庶幾祀事有常共乎祠建既久累世澤承無敢怠頃歲莆遭島夷之變祠遂燬於火侍御聞之大慟曰嗟我祖之志盍荒哉移書告其族衆亟修之願以秩金佐若值踰歲祠成乃謁余為之記余觀侍御志仡仡茲祠弗置豈獨重其先世之遺構已耶盍將以著教家之道也夫古之君子教家必自其

身始是故祀先以惇孝睦族以廣仁雖條貫同一揆然苟非本諸身以成教則何能推之家使久行哉是故本吾身之所出與所分則遡祖考而上推而至於無窮循祖考而下推而至於無窮皆吾身之出吾身之分吾之心之不容已也況近而可思可槩者乎嗚呼三代而後仁孝之風何其日衰而莫可振也人不知本諸身以推之則教家之道迂無繇著之行耳故祀事廢而事先之孝弛於是有嗣世不食其遺者焉後之儒者憂之乃始

酌為祠堂之制使貴賤皆得通行教家之道推之人人足興起非祠孰為之尸耶是故祠以祀先則報展有常位而孝可使之不匱矣祠以睦族則燕序有定倫而仁可因之無斁矣茲記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協諸義而得起焉非為夫祀先之孝興於人心不能忘譬水之積其原以出者未嘗竭也睦族之仁達於人情弗可遏譬水之放其流以行者未嘗止也然則因其不能忘而教之孝猶濬若源使無障者也即其弗可遏而教之仁猶

尊若流使勿壅者也是道也叔文公以託之祠遺之有後既百年乃今侍御作新表振用克成教於家林氏仁孝之風其浹流庸有艾耶抑侍御推明是道豈惟成教其家而已盍嘗移之以為臣則翦藩虐踣權逆大正邦國之紀天下莫不稱之曰忠達之以為政則剔民蠹夷寇難茂振生人之理天下莫不誦之曰惠而不知本其孝之出本其仁之施也茲所謂自家以成教天下其推本固若是而豈但茲祠之為林氏重也哉余以典校辱

侍御之知蓋相勗於德誼之歸有年因記玆祠并書其所立之大者以附著云

蕪湖縣興復馬公役法記

蕪湖縣據臨大江左側在畿輔稱小邑而當水陸舟車之衝集使節往來所經從官夫舁輓日或千衆弗給也湖蜀滇粤之名材美殖艑銜艫接作貢王國莫不於是乎輸委歲有榷筦之使柄若計檄巡卒徒寄食縣官者動不下数十百輩以小邑任紛劇之徵會固宜民滋病

而莫可振息已矧巧胥猾吏從而簡料其入出奬孔漏射吏莫知所檢裁歲匿月伏患蠹可勝述指哉今御史大夫懐安馬公頃為守於其郡也悼所部之民苦累槩弗省恤然未若兹邑之特甚焉後先長吏守文無害顧莫或為建乆遠策施何耶乃躬履視其境按弊所從積歎曰耗矣邑哉壤陿而民艱於賦矣厥或謂商多貿遷利倍使錯出代協其民則又皆四方浮寄之旅其止行固莫之禦禁也盖聞古有市布門征今弗獲已稍取力

於是則無問商若民第緣居業贅虧以多寡其募召之數庶幾均互有常節乎皆應曰然於是稽邑市居之民若商別其廛閭止聚近遠以辨市直抑昂使上下其役力之供即人人樂得所受不敢以懟上耳乃總縣十坊坊立水符若干括其門籍凡當符所遞發者儲以十匱俾徵遣之囙佚避比所輸之坊為懸昭示先戒令符吾無敢弗恪以聽其後終始相循若環無端各以其當順及也繇是出符走召衆囙不悅趨若流水故賓至無滯

程而役供有恒筭視昔據実益十省七八矣於是輿人相與歌之曰野則有蔣園則有葵孰符畀我而往若飴又歌曰符之方出役來匪棘我民胥懌符之既綵役夫竝休我民歌游葢是蕪湖之患若滌袚民商竝濟不知役之為苦事云於是咸思馬公之政不忘則又相與立祠報德共著休蹟於永久閒者邑長吏志匪在民持墨黷之操自盈殖巧猾因乘肆為姦馬公役法大沮壞民商交病獄訟繁興賔使來過至遏弗可往行撫按大吏

爰議繹公始法復諸民而守若令更代頻迭訖莫有成其利者比歲李令臣節至大諏於衆知馬公之遺存皦如也曰法美矣備矣余為茲邑長即弗能致民咸乂庸敢黙良政惠隱慝使阽疾苦罔瘳乎於是改符新匱親簿正其注記蓋悉舉公成籍加慎詳焉民既欣誦厥政因之行於是砻石撰書介閩士郭遇卿謁余言鑱以詔後余聞古之役民也歲不過三日止耳夫廛之出孟氏猶譏其厲民況其他哉秦蕩滅先王之制衆不勝力作

之苦乃相興於亂漢踐更唐庸調皆不移踵嗣世輒壞其紀宋稱仁厚繼傳亦莫循祖政元豐元祐役法各有偏戾大賢竟易之鮮便也令馬公即地制法久行而民猶歌思弗置豈非曠昔今所大難者耶李令不任主已視往善為師從修其弛墜使公德播流罔匱非達政守之先要矣哉詩不云乎維令之人不尚有舊余故歷書公事因并及李令之美以告後之吏茲土者

白鷺書院學田記

太守嘉陵何公既興修吾吉之白鷺書院成於是大召九邑之士使咸業游其中以相覲道藝於有就也乃九邑士應牒挾策來者亦罔不忻忻然慕類而簪盍矣公曰盛哉士之聚於學也夫吾居之弗能食學將累焉聚庸可久乎乃出罰籍之金若干鍰創田若干畝以餼士之來學者命曰學田令有歲催掌之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公之以學名田也欲使士食焉而思其學也學至乎道焉爾矣是故士之於道也猶農夫之於田農夫欲治

其田則不可廢耕稼之務士欲求至其道而可忘學乎哉昔先王之理天下也畫地而井列之則黨庠遂序國學之教立矣誠以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學幾何其能人乎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學建國之四民拔夫材之俊爲士士所守業學又其專焉者也今夫農夫蚕作夜息閔閔然耕稼之務不敢一怠其功於田者彼誠業有所專矣士之於學乃或異焉謂能守士之業也得乎故士自幼至長及至耄焉所治無非學之物也故學

之於誦習而有詩書六藝之文猶農夫之播也學之於耳目心志手足之舉措而有弦匏干羽升降俯仰之節度猶播而欲其長也學之於敬孝禮讓而有朝聘喪祭鄉射養老之儀猶長而欲遂之也學之於莅官守政而有考藝選言受成訊囚獻馘之法猶遂而欲斂其穫也乃其要則使之自學其性以期至於道焉爾矣先王之教衰於後世士之由乎學者何其至道之寡也是故以所學施於天下國家之理鮮有能得其效用其故可知

矣聞之莞子民之從事各有常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語民之業不可使弗專也夫農弗專稼則他技能害之士弗專學則異道能惑之士惑於異道不可捄反矣昔孔子憂先王之道將裂學者無所從適也故退而與七十子之徒修明其說以教後世當其時異端權謀功利之術競起然卒不能壞孔子之道者則以其學固卑而論固易破也及後有楊墨氏出始以仁義近

似之言亂天下孟氏辯而闢之韓愈稱其功不在禹下豈不以近似惑人之深非得賢人君子明先王之道以拒之不可耶漢魏而後老佛之徒接盛其言之高虛神變既足以聳竦一時之賢士而其所立報應因果之說又能鼓天下庸愚並歸之蓋吾聖人之道至是雖未亡滅而幾於淪亾靡詔矣千三百餘年宋周程朱氏数大儒興吾聖人仁義中正之道頼其辨之明而說之詳益始爛然光顯焉明興稽古治列聖既尊用其書以丕教

海内百八十年間訓化倫理之昭叙幾乎三代同風矣吾聖人之道二氏既無所施其牴牾故學者自始誦以至成業其從事不流惑於異道者數大儒開示之功也乃令顧有疑而畔之者何與夫異道入人深而易沈溺者莫如禪家之論今又或援其旨義使混吾道之精微甚者謂其本同也特禪用之以自私利是以有末流之異夫私利既蔽之於其始尚烏有所謂本之同哉葢見其自黨於邪詖設淫詞而助之攻矣於戲由令之說不

痛除而力掃之徒使學者立新以自勝挈異以為高根莠盛而嘉穀蠹欲田之無穢不可得已夫田之穢農夫則知治之學弗至於道士乃忘其所究取焉是士之學道不如農夫無失業於田也得不怍公之學田矣乎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士饑乎田而不由是說以進於道殆食焉不思其學者也然則公之創是田也豈以待夫士之食焉不思其學者乎哉

洲尾祠堂義田記

吾洲尾之族之老元茂公常訓義以率族之人推義所急先者為之則倡衆志建祠新譜肇祀事嚴宗法令族之渙者合一焉已私自念曰祠完矣祭思其永也譜成矣族思其周也二者焉攸託其匪田弗可耶乃割已田若干畝畀之祠使族之人更掌之曰世守之毋鬻其以備祀而恤族也於是族之人咸義公所為因指其田曰義田云公曰未也田雖今捐之後之人儻弗明吾得無有惆然稱世業奪取之為已資者乎必索文鑱之石斯

庶幾久遠可託耳於是礱石樹祠遣子弟造余請記余感其事為繹義之旨以告若族衆曁其後之人曰若知義之說乎凡義之稱由利起之也是故不知所為利者不可與言義而人之言義者顧以利為義之反也曰天下皆没於利而我獨義則我乃以義貴噫其弗知義之甚者耶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夫知義之為義而不知義之始出於利豈已以自廣削物而忘親乃獨取一二近似於義者為

之傲然遂侈於衆以為義之道如是止焉是以不義之物盖形而義之旨溺矣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盖言義出於利利乖則義無所成其和也夫利者因於天制於人是故用天之道遵地之宜使物無歉材人無匱施小大官而上下序義之成也孰大乎導之而禮教興由之而事分達和利以布之故天下咸入於義無難焉今吾借公之田告爾知義於利之道夫稼於田者寧不欲有數倍之穫然或閔而揠焉或惰而弗耘焉田弗穖者幾希

矣利因於天而制於人不知所以和而布之是故有過而失之者矣旦求夜計思攘人之有以取盈則閲而摳者之類也有不及而失之者矣棄天地自然之用怠事忘功以弗獲自食其能圖則惰而弗耘者之類也由是豈已削物盡義所弗可為者胥行之無少忌甚者勝相爭而得相奪使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斁至身瘵而家隨以喪斯利乖而義弗能和之卒致也嘻可畏哉凡爾族衆暨公後之人其務思公之義觀治田以治其身式和

乃義無徇利以隳乃家斯能嗣公之志於無窮矣吾不欲深明義旨特假大易之訓為近喻亦推所急先者告之云耳若夫備祀恤族之意則爾族衆既知公之意余可弗及也

竹軒記

族老本佺公植竹於堂之後自號竹軒叟於是公没久矣子元盎氏慨然思章其父之志而來謁言於予予曰何哉爾父所為託於竹者元盎對曰盎私覵父之為人

也不務俶儻以矜名而其微行隱事則惟其子知之其
鄉之與常游處者或鮮詳焉無所於託託之竹以見其
志之所尚爾是故嵁巖大谷遯身以自全不恩利徼名
上闕有司曰吾有取於竹之清裕財不私於家捐已以
赴乎公苟力可為無懾其難曰吾有取於竹之勁外無
賊物之邪内無隱已之曲循其率易罔自匿飾曰吾有
取於竹之直不為利詘不為禍疚蒙險寇而出死難其
心夷如也曰吾有取於竹之固作之弗撓於其始成之

弗壞於其終止乎一常子守而無少變曰吾有取於竹之久夫五者父之行也而志之迄尚以之夫是以託焉惟益嗣弗肖顧公之卒惠教予曰嘻有是哉雖然其成乎身者用是則期其後之必若是非固其心哉緊爾宜勉焉是故思其清則無以紛亂奪吾情思其勁則無以巽懦敗吾志思其直則無以回側枉吾性思其固則立必有定而不揺思其久則行必有成而不毀五者具而肖父之道幾矣是故由之則稱賢修之則名孝是竹也

爾父託之以自寄其訓勵爾後於今也甚大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葢爾父之心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非爾之宜究勉者耶於是元益起謝曰備矣願記之以示勿忘乃記

龍峰記

循義山而西南下上複巖層谷之間邐迤出平麓有村曠然數十里者上平鄉也鄉之中族姓綦列望之高閎大閭屋鱗次櫛比烟墟廬井相互聚者張氏居也踰張

氏之居之西有山蜿蜒翔伏驤首而盤尾嵐光霞彩旦夕隠幻蒸勃於其中者龍峰也於是張氏之後曰鐶以挾策修藝之暇登降游息俛仰是峰之勝每低回留之不欲去久之因託號寓志而請余言以記余與鐶父敬軒君婣交垂二十年間一再過升張氏之庭覿其山川氣勢之鬱盤歷其堂室居處之靚邃接其少長儀序之飭雅聽其辨對攉說之詳美未嘗不悚然敬異而私歎高門世家之昌大有繇也矧若鐶者嶷然端且厚不抑

靡於世俗之流變則余欲無應其請也得乎葢吾聞龍物之至靈也然人可擾而馴之則龍之靈固不靈於人也惟人失其靈與物相泯化於是物得以勝之夫非德之不能自成失其為人之理故靈不及於物也歟易稱龍德也者言人能自成其德類龍之不失其靈者也今鏍取號於是無亦知慕龍之為靈反之身欲自成其德耶則其尚惡可以弗予也且山體定而有常龍之用變而不居是峰之以龍名吾不知其義攸居豈非象其天

蟜騰踔拔勢穹漢之表有龍之儀矣乎吐雲雨澤萬物厚積而時施有龍之功矣乎止區㞞之下而非卑也出膠葛之上而非高也感忽適怪乘四氣以周游有龍之神矣乎是數者錣欲何擇焉夫儀德之表也德不備不足以著儀功德之載也德不建不足以著功神德之致也德不盛不足以語神故君子動容中禮四體默喻振其儀矣道濟當時利遺萬世載其功矣清明在躬順應無方妙其神矣斯易所謂龍德者非歟錣志乎學而嘗

有聞於是則亦惟勉之而已夫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學者所以至乎聖人之域易稱之以訓龍德之由成者也鏝斯勉之則其為龍也孰禦焉荀卿有言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鏝而有志於是吾不知其所至止矣

慕廉公義事記

慕廉公者令洪雅令萬君望之父也少業儒不稱志乃繇藩曹掾仕為鹽課大使雖居冗秩能皭然不涴其潔尚故又自號慕廉云久之意鞅鞅如有所不遂竟白長

吏投牒去兹老其鄉二十有五年且過八十矣猶力行義事不少懈前後所施散惠利於人者甚衆其大者若建塾里中以訓蒙士梁廣塗坑要津以濟行道之不通者貿隟地而封樹焉使嵛骼得有所揜埋也而皆捐田立守俾不隳永久於是鄉之人咸懐而誦之以聞郡縣吏言之廵撫中丞傅公加旌典焉南昌令皇甫渙特撮其事記之今年春望之失第留銓司以余同年友知其世復請一言詔後公之義事既昭揭人耳目奚藉余言

以重耶雖然嘗讀老氏失仁而後義之說私有所槩於中矣夫上失其仁然後下得以行其義比於大道忘德之世則固已相違遠乃或并所為義亡之徒飾文相欺眩至不得已持之以法焉斯不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耶固知老氏激世之論非誠槌提仁義裂先王之道以駕其說者也公好義成於天性雖非有所要慕然察其事豈無所自致之者夫義者利之對也利不專於已然後義可及於物公力行義事以自慊老而忘其年數之

不足也得非本其慕𢢽自好者之所成與葢古者仁政行於上而教養事備故民生死無憾利用出入莫不咸為之所故無有顛越於涉行者使古政至今行即公義事何所施措之夫鄉塾者禮黨庠術序之制也舟梁之修塚域之治周官合方氏蜡氏之政也而皆職存於有司後世居民上者徒責效簿書旦夕期會之間視政理大者曽漠然無動於中夫是以仁政不行而匹夫獲倡其義於有濟茍舍是弗修即民棼然以貨力相私智勇

相若至寇攘刦脇無已也於是禮持而法乃隨之夫禮禁法前法施禮後其於風人之道感世之具得失短長之校遠矣於戲今之世孰有若慕廉公之為者哉使其義行而天下知嚮方庶幾可救仁政之失先王之志猶或能因之少推行則所惠利豈啻一邑一方之賴爾耶故余於公之事樂稱道而老氏之説卒不敢深詆之者也

順天巡按察院題名記

今年御史南城鄭君修安被詔廵按順天既数月特疏請建專廨幸得如廵按應天例立察院都城中以肅奸宄貞紀度甚便制可遂徵罰鍰於所部州縣中計材程力不病民而事興舉無幾工僝遂伐石樹壁間列前後御史姓名鐃之令來者得考觀焉乃京縣二令長以君意來謁記余惟御史肇建古始秦漢間其職寖隆隆光顯矣引綱維執繩糾以風裁百司彈禁其不法則姦慝屏而訓化行生人之理道易致也歷世尊重其任擇人

以充非哲材不使濫授所從來久遠明興稽古定官內
自朝公卿大夫士外暨嶽牧郡縣大小之吏凡受職各
有專事惟御史兼持并攝得用耳目所及以法柄督察
焉是以業務修舉政物臧訛上下無有或蔽匿者百八
十餘年國統昭飭庶績熙明軌道尊而咸繇禁罔疏而
姦亡所絓豈不斤斤著成效哉夫鉅若官聯秩叙兵農
戎賦庠校禮儀之興改細及筦庫出內質訟有治有不
治兼持并攝即所治無掣曳者必巡按而後周也蠻貊

獞猺荒僻曠遠際乎邊裔之絶墟内總九州幅員廣長壤異而性殊廵按握憲布令推施好惡無敢反側戾趨尚焉其人一其法故易行也惟京師貿雜五方謡俗舛詭探九狙擊之豪劉寢剽游之猾寄籍奔營竄籍援託其幻慉不可殫狀莫非倚法為市者矣侯宗戚黨貂閹戟校之櫛比黨環輦錯蝟毛縮集於衢街閭犯科指若咲蒩蔴甘茹苦噦無有恒慕皆欲恣睢以撓吾所拘揵外域諜間近甸逋黠變名易貌隐詐不可譏訊棼然閧

出其情術皆有所揣伺然則一御史治辨其中即操法果可迄行已乎故為順天巡按之難視它所治或倍百其勢則然也在易演文二多譽四多懼繇近君之難遂也夫法罔必行惟近哉使近不阻於法遠何患有弗制者斯葢存乎其人爾鄭君康公有威博易而能任大行法止姦好謀善察揣知閭㕓陰瑣然米鹽凌屑弗校也其近而無懼遠而有譽章華俊之績於甸輔非無所自致已建署列石使前後氏名著傳不泯豈將侈文具而

標虛美哉夫取人立鑒則覩往可以推來前乎此者勿論自上履阼及今巡按茲涖幾何計所行事孰得孰失有不班班可考見耶撫石而指第之是非名實殆校然默定矣昔太史公摭述漢臣為表自公卿而下歲月各著其遷次令後之人稽名迹隱顯之所以不磨滅當年非存乎其位也後之觀今猶今之覯昔以是知人不以是自知非理所近也是故知御史要重則必求所自立以副焉知巡按順天之難則必圖所易毋敢忽焉知近

君多懼則必敬慎夙夜期永譽以善終焉知名實存没不可誣也則必勵修其職庶幾稱聲不泯滅焉余信鄭君斯舉足遺曠鑒而引嗣美凡於相成久遠之道甚至非鞅鞅獨賢其身私嘉名以自好者也故備記之用諗後之君子

深澤縣西關王廟記

深澤縣西有村曰劉家莊今内官監太監樊公英始建關王廟其中以祀漢壽亭侯關將軍雲長焉侯本河東

解人其佐漢先主圖興復帝業實起事於涿郡深澤故涿境地侯馳驅出入義旗所數指向者死而其神不亡得無睠懷徜徉留之而不忍他去者乎漢天下割分鼎據羣雄角競而未已當其時炎燼既淪化於熄火棄灰中吳先主寄命崎嶇曳艱難百挫之身墟其焰而再熾之耿光幾灼乎方内何烈烈壯偉哉侯神勇冠三軍義風揚四海雖以曹公絶出之智百謀屈誘曾不能久致厥用卒之還封所賜拜書而奔歸先主此其忠義之氣

貫金石而塞宇宙豈不昭昭然揭日月與同行哉故今窮荒陋壤徼外萬里殊俗之國莫不誦傳其風采小夫孺子聞其名而猶想慕之是以其祀無間於遐邇矧兹興業舊邦謀猷心思所首及義旗指向四方之託以開先者宜其神靈赫然於此土更千數百年而上下承祀之不敢一日忽焉者也樊公身侍近密受明聖寵異之數加於衆常幾等此必其事上之忠與下之義能髣髴倐之所推行崇廟首建昭事有恪夫豈顓顓求福田利

益之為者哉然福利之至宜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廟既成樊公屬太監郝公宗介余内館人御書趙公憲索余文記之乃畧述侯事為作記焉

寧國府學重建文昌閣記

寧國府學舊有文昌閣特祠文昌之神於中其閣之建不知所自始文昌之神之祠之也亦不詳所取何義然郡初志載之其人士咸曰昔學之聳斯閣閣之崇斯祠也神歆人敬之專則降祥瓉祉而名材輩出故學之教

丕振人襲神貺之流則躡榮趾美而常報歲修故閣之祠益不廢乃今代更而閣圮閣圮而祠莫復事荒人怠神弗貴靈賢材蔑競於往代斯效之較然可睹已長民者孰能興念使閣祠並新人士作紹於曩哲乎於是前守郡數公耳其言莫不慨然思興建而或以時詘或以事尼迄無有能竟其功者乃感諸生數以為請也曰嗟乎國家治安託重於人材自昔宛陵士俊民秀哲賢著迹相炳烺今人士彬彬在學官乃聲實故不能無遠焉

茍可振起之使不懈而及於昔則吾敢愛一閣之建一祠之復乎哉然恐動衆而滋民之厲也謀所以周善其役者會有言廢寺遺閣僧去而莫為守其材高壯可易建焉相學東南隅宜閣遂度其址築徙其棟宗榱桷甓瓴之殖更其腐枿而悉新之又因閣旁地增建學舍数十楹集諸生講肄絃誦其間財取於寺隙壤售其直得百金足用力簡於民之占募為兵者日役十百不為病民未知有工而閣翔如跂如學舍旁翼完且秩如凡為

旬僅十有二諸經始落成之績竝竣矣於是郡學生陸律吳仲禮走數百里至白下介其同學友戶部主事許君汝驥書執幣詣余索閣記余考星書斗魁上戴六星曰文昌宮其四六二星曰司命司祿世多言其神主人祿命貴賤上下之定品道家者流因附會其辭謂梓潼真人實掌錄是宮之政究其說旣荒惑無據儒者所不道然爾雅稱星祭曰布而古有禜星以祓祆祥者斯閣之祠所取義余不敢深論也獨善朱侯能興學作人不怠

其過今之為吏者遠矣夫順士之所恱趨以致吾之所欲成古之人有行是以著功者不必泥小而遺大也昔晉人喜田獵文公因大蒐而教之禮吳士慕野闘闔閭乃合車徒而授以陣法二國之霸卒賴之彼其英果專決之氣方抑而欲有所奮迅吾順其恱趨以致之則吾所以欲成之效豈不入易而獲速焉朱侯斯役固教士之微權爾諸生日游眺斯閣仰天之高而觀星辰之遠退而考業學舍之中求聖人之道之大有以實見夫天

人之一致將反諸吾身自足則上企往哲不徒羨其名位之盛下服賢邦侯之教斯可無負所作成之厚玆閣祠之建其於興學作人之效相俾助誠多抑何必拘義之有出然後為事之善也哉余既以告二生因遂書之俾刻為斯閣記

永新縣改學工成記

三代之盛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以學為本務故學校之建縣國都達乎閭巷其制彬彬備矣然其時吳楚之

邦介在要綏之外先王聲教固鮮及况其偏壤接江嶺之僻絶者乎學校之政惡能槩然竝施之則其民之安於簡陋不可程督者宜先王所莫得遽變矣天地生人風習久而漸開今吳楚人文蔚然宣炳於四方即詩所稱王國多士之盛未能或之先焉聖人在上德教涵漬之積致其效豈人力也哉吾永新昔列吳楚之壤為偏邑所謂接乎江嶺之僻絶先王聲教所鮮及者也廟學之建肇自宋慶歷間則前此葢未聞有興舉之者矣夫

學校士之肆也士居之以成業其建治胡可無慎擇也往學舊宫據邑西南諸水之會風氣閎盤士業於是材賢號稱不乏今代遠地易水渠堙廢學宫左後民壓雜并圍池刬築無禁門塗關塞不皆應法形家每以為病士藝絀修科第相承屢閒衿佩咨歎癸丑之春廟忽燬於雨雹僉懼灾變嘿符不可無議改卜也於是廵按侍御吳公遵聞而重言之檄縣俾計其可令長朱侯賢爰諏衆志以臺嘗相邑西南隅地舊為監司行廨者中敞

外宻罔攴委伏山川儲靈人文宜茂報上吳公是之乃
筮日庀材合工捄築垒集鏹助聿來不數月而文廟成
未幾明倫之堂作并庋法乙卯春祀先聖於新宫其秋
二士竝薦明年登進士第者一人厥兆示昌士類胥悅
已而吳公代去朱侯尋亦召入工弗迄竣廵按侍御徐
公紳繼至乃屬今令長馮侯符俾鳩度乃成馮侯受令
遂降觀周揆考勢正方廟更其向轍其址加崇二尺有
羡堂視廟升三之一廉辨級施左右廡序以嚴以翼已

而櫺星之門敬一之亭啟聖及名宦鄉賢之祠靡不煥然飭新齋寢庖湢門廬牖奧靚邃穹豁咸登其制官師獻奠陟降有次諸生講肄游息有舍前承稧綽後引度閣周垣外繚砥道中貫恢然通邑之偉觀矣役始甲寅秋繼成乃事則自丁巳夏迄戊午春創構時乃大備葢巡按二侍御公倡作善成於上邑長二侯毖始勤終於下賢績紀流世世其庸可忘於是徐公乃撰書屬臺以記將推前作者之休美而自遜以弗與也臺惟事因人

立功以時究非知政之先重者不足與成於教化之務也吾永新之邑在三代時載籍未有所稱考然上下二千年間計其民之朴茂秀穎可振古賢士之業者不知凡幾乃其材不一顯用於先王之世豈非學校之政偏而或未之興耶夫三代建學欲專成士之材使咸適於治己治人之道達諸家國天下無弗理焉耳是故道莫大於人倫教莫先於禮樂人倫明則百姓親禮樂用則庶事順是先王教化之大端也我聖祖立國首法三代

建學重師之義羣天下士而教之廟祀夫子揭堂以明倫之名俎豆工祝之儀陶匏絲莞之器無一不肄於學宮粲然蓋悉具矣皇上惇倫紹極列敷言以示彞訓其以成士之材使咸儕三代之道化何其盛與惟士能自立於人倫禮教之間然後不負上之所作成其要在擇術知慎而已孟氏矢函之喻所為深切而痛至也頃舊學弗稱後先大吏暨邑長令旰夕矻矻不懈辛擇地之善以居夫士矣乃士自居其身不知擇術之慎焉可哉

夫本其知能之良廓之於人倫禮樂之行以成其材而自進乎治已治人之道是擇術之善皆非由外得者自今吾邑士講道論業歌游出入於此學必俛焉孳孳慎求而弗止怠則出而履衆職之任列百官之中頎然不失其材之成庶幾家國天下可理乎斯固二三君子攺學興教之盛心抑士所以自成其學不愧其居身之道者也故記學成而并舉是為吾邑士告云是役也廵按二侍御公以罰金助者幾百幾十有竒分廵僉憲馮公

臯謨以罰金助者幾百幾十有奇邑搢紳大夫及士民之慕義者積助私金至千幾百幾十有奇督其成最勞不懈者縣簿陳璞矢役在公無慢乃事者義民張萬濬汪廷斐劉文叙龍世藻顔賢標朱坦金臺尹元蘭陳慥朱克著金滌也具宜附列故并書之

歐陽文莊公祠堂記

上下四方之遠古今千百世之久其變不可勝窮也而

道之綱維其中者未嘗廢明而行之豈不因乎其人哉自三代衰而治法壞道之不行於天下久矣仲尼修述六經振微言以標世凖衆賢咸附數傳又得鄒孟氏一大紹明之可謂至光顯乃後晦蝕相尋異端百家並起而榛塞之寖淫千數百餘歲迨宋諸大儒出始相與闡繹其墜緒庶幾不牴牾於聖人肆我明興列聖以道相承政由先王之軌士誦法孔孟非六經之訓及宋諸大儒之說無以自進於有司道之行乎上而明乎下綦然

與三代同風矣乃近百年中河東臨川江門諸君子復各以其自至表述當時雖所入殊轍然要之皆聖人之徒也陽明先生最後起東南間超然獨悟其本心得往聖易簡切近之旨推明大學格致要訓學於孟氏良知之說使學者自求明悟以究聖人之指歸其學既盛行海內之士莫不聞其風而慕之然能真知力踐之者鮮矣我歐陽南野先生文莊公幼負奇質自結髮受學即以聖人為期弱冠薦之鄉闈陽明倡道虔中遂辭計吏

躡屩往從之游葢出入其門六七年乃始春官試其渙然自融於指授之外以默識妙義之密微雖陽明不能或益之也故陽明既沒學者爭景嚮相附游其門者半天下莫不競幸得陽明之宗統云公始仕為六安守繼擢刑部員外郎尋召入翰林為編修歷南京國子司業尚寶卿遷太僕少卿改南京鴻臚卿遷太常管國子祭酒事陟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充會典副總裁兼教庶吉士會遭母夫人喪

去歸其鄉踰再歲上思公不置特名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入直無逸殿又再歲竟得疾卒於位天下學士大夫聞知莫不涕泣傷歎云公之死殆生民之無祿也初公守六安治恵興利振荒蘇疲民頌其徳施甚至政既通和乃表賢祠以敦俗闢講院以延士之來學者境内薫然咸變人士并相漸以道在史局則正詞却黨禍之嬰危言破郊祀之議正氣岳岳不少徇比為南少司成益慨然以古師道自任日集諸生立館下導掖詳懇反

覆陽明致良知之説本之性靈推之經訓參之事變人情令各自求諸心以相悅解故學者聞其言無賢愚咸充然知所勉循其於化成之道幾矣迨再起秩宗寵任寖殷天下莫不延望其大用謂治平可企致也故以教吉士則先行後文豫儲養之基以睦宗藩則展親貽度遏僭佚之萌曁二王出閣衆議紛聚孰敢為之開先者公毅然堅持無所避閤因選婚而疏婚子婚弟之宜即醮戒而申承宗承家之辨皆勇犯時諱内忘私家之顧

葢公嘗自言吾求諸心而是即害所不敢違知其非雖利固不敢就又言君子必有先天下之心然後能成天下之事此其素所蓄積豈以一時變患自動惑乎哉夫是以忠誠結主知而不疑論列合羣志而莫貯其於聖人之道真能明之一心以見諸行事視世之談理性而絀實際侈辨說而鮮成功惡可同日語耶於是公没踰年門人學子爰思會士築塲之義相與度地建祠以揭虔妥靈抒報祀無斁郡邑之長聞而竝嘉賛之以告臺

省大使於是諸司爭出罰鍰佐厥成定其品式春秋饗獻悉以有司涖事衆志大悦於是公高第弟子僉都御史張君雨太僕卿曽君子拱曁諸搢紳衿佩咸以臺嘗私淑公門宜有言識麗牲之碑臺惟昔魯人欲尊夫子於既没求其類夫子者嚴事之曽子以江漢秋陽喻夫子之皜皜不可尚者語聖人之道不可形似求也今諸君子祠公於是其為尊公之道得矣抑亦有進於是而不可形似求者不思所以自致之可乎夫公之道不遠

於夫人之心而夫人之所以進於聖人者即不過反求諸心之固有明而行之已耳公之神往矣所欲與諸君子同其良知之致則雖後百世而猶存也故以公之孝友信神明者施之家則可使九族格化矣以公之謀議信龜筮者著之朝則可使四海承風矣夫誠能動衆故感無不應而有以通天下之志識能推微故施無不效而有以成天下之務玆公致良知之學所以無間乎上下四方之遠古今千百世之久不獨游公之門者所當

自得於心以期無負公教凡有志聖人之道者聞公之風皆宜惕然自勉修不怠也故謹掇書之石俾後之出入公祠陟降公神左右者尚覽是知所以從事無徒以奔走籩豆致恭為尊公於既没之虛文已爾

泰和楊氏祠堂記

吾郡巨宗稱楊氏其播徙列邑所在咸成著族然獨泰和之楊為極盛諸族莫或與倫焉偉哉煌煌乎固文貞之為烈已文貞之先遡自南唐虞部侍郎輅六傳至諱

允素始遷家泰和距文貞葢十有六世拓鴻啟美上下五百餘嵗子孫之衆踰再千名人顯士後先文貞而起者葢不下数十輩抑何久盛而弗稍懈也非厥先開緒本德厚為積遺施之嗣守足引長慶祉於不匱其胡能致是夫繇一人之身蔓衍至数千百衆延流昌休於累世之遠蒸蒸其猶未艾為之後者庸忍食勤忘報不推功德所始則圖效追崇於𧙗祀固事之不可已乎於是文貞來孫通政君載鳴請諸其從叔蒲暨族某本上世

遺思倡協有衆擇縣東城學後二大第間揆日度址鳩工程材搆合祠以揭報焉其制堂敞七楹中祀始祖旁稽歷世穹德膴仕蔚然表樹一時者以左右祔配後為寢室楹如其堂之數前闢中外二門神厨器庫廬置咸秩危棟傑甍耀觀四壤楊氏之宗之巨茲祠葢其稱哉歲以仲冬日南至合諸族裔肅展事繩繩下上周旋駿奔因肸蠁以感孝思罔不虔斯祠聿興而誦倡義者之功會既成而通政君卒京師礱石在序未有為之撰述

者其後八年蒲始介通政之子余館甥寅弼來謁記余惟禮之行於三代揆義陳数先王嘗著其辨矣祀先之禮雖著追遠報始之情無貴賤同之然自天子官師廟有常数則祭之時不能不因以降故始祖之祭及諸侯止其下不得僭非以辨之不可踰耶迨宋諸儒始間議冬至始祖之祭而纂家禮者又以時制士大夫不得立廟其家則祀先無所於託孝志將為之湮也故肇立祠堂之制使無貴賤皆得通祀其四世之親殆酌古今禮

制之中者乃其義則曲備矣惟今故家右族雖竝有祠堂之建然夷考所祀往往特重始遷之祖而於四世之親或忽之若可槩也視宋諸儒所論載不無少相戾然士大夫之講是則久矣豈無義而卒行之其必施之典禮可會通推於世教足為維持輔翼之具不獨祭之義行焉耳聞之先王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葢自封建一壞宗法欲復行難已是故無諸侯大夫支庶之繼禰者則無五世一遷之小宗無小宗故分之不能類其異

繇是世遠而人莫知所從出服窮親盡至相視若塗之人抑勢之宜不免云故始祖之祀雖於三代禮制不皆協然本其追遠報始之思合崇一祖以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四世之親或各從其服屬祀之於私寢所謂大宗一而小宗四庶幾古法亦因以行乎其中非記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與繇是極祭之誠則孝思可感乎百世而百世之祖百世之子孫訢然合萃一堂忘其遠邇戚疎之睽間則始祖之祠建謂猶行古之道

而足為世教之維持輔翼也非耶楊氏兹祠本出厥先文貞之哲謀顧其後非有通政及蒲諸君之賢為之趾承休美於不怠其何能成奕世善務使宗法猶能一推行乎抑所善徼啻此爾合祀以辨昭穆則倫義正而孝可最矣餕以叙長幼則恩義篤而仁讓可興矣稽世論配故尚貴尚賢之教明尊祖收族故同敬同愛之義章乃其要歸於揆義成禮不失先王報始追遠之深意即後賢有作其孰能易之為楊氏子孫升斯祠也思始之

不可無報則期所以致其終念遠之不可無追則圖所以舉其近是道也於已取之而已矣夫文貞哲謀之貽與今通政諸君子繼承先美不怠之志將必有軼於流俗所慕而可深長思者繇吾說而推繹之庶幾其或近乎傳稱惟賢者為能盡祭之義謂取諸身所獨至不失祭之本者也楊氏世多賢肖其尚思不怠乎是則祭當受福茲祠將不為徒構也夫

上猶縣均田碑記

南安為江西徼郡上猶之隸南安又郡之最徼邑也其地前阻雄韶右綰郴桂左浮章貢之水後枕虔衡諸峻山亙延極於無際故其土田經緯乎丘陵川澤之衍非水之瀠則山之原阜陂陀也頃正德中盜起郴虔之交禍構連數省上猶扼盜出入吭背故環數百里間竝極蹂躪之受久因據結成巢田荒萊不耕治者數歲及厎平兩縣已墟莽相望塍隴曠莫可稽辨矣已又割邑之半為崇義疆理互錯賦籍彌失所推考歲當改造則姦

吏猾胥視賄糈下上操輕重於賦科中譬稱物不以衡錘低昂惟其捫揣民斷斷相閧爭訟牒棼積簏若蝟毛吏於其邑者恒病之往時主計之臣議括天下民田上猶敝於險遠卒莫得以情聞久之民始聚議控奏於朝乃部勘下所司多歲吏吏以難集弗為任部司理江都楼君奉檄往攝邑事檢牒矍然歎曰是安得後民以所急泄泄玩上委漫不一為之所耶夫田畝弗正則賦税無均賦税失覈則訟獄繁作政之不獲所平其此之繇

乎乃舍芟於郊躬程督諸役就事視沃推瘠則耆甿差其壤度袤絜廣則量人執其準揆畫形圖則史書記其曲分積勾股則摧筭陳其數不再月事訖功竣四距咸周三壤併則計田成畝而審較之分明即晦制賦而虛詭之弊絶葢自是田以户歸故賦無漏稽之籍户以丁實故役靡濫追之擾士興學而民赴業市野歡歌不知惠之從出者於是士諗於民曰昔之患苦其謂何今之樂順其謂何非司理君孰爲之也乎夫思其德不尸祝

之奚以抒稱報之專蒙其利不鐫述之奚以致列示之久乃相與建祠祝君而因樹石祠中蘄詒揚績美於不匱無何新令丹徒呂君至感君善政遺流謂非文莫與傳也乃遣諸生胡祥鸞張思説輩以狀徵余言鑱之石余惟政之大經無先於田賦之理者三代以井田授民其制既莫可尚矣秦任商鞅為亂首後之君子思古法猝難興復欲少易後世之舛戾以庶幾先王遺意若漢之董仲舒師丹唐之李翺元積其限民名田之數平賦

均田之書至今班班足捘論然迄未睹一二稍著之行事何哉時左勢乖往往不趨事效之便故議之者僅一而壞之者不啻其九也欲民無重困得乎善為政者推古之制議今之法本先王仁民之心通之以時措之宜則事行而民受其利矣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今欲治民之田舍經界奚為之具者夫量田而定之賦使貧富無不均之患雖三代取民之制何以易此正其經界令民世守為業以竝輸公上供即田不井授而先王之

法意固存矣乃若阡陌之不可為井田猶郡縣之不可為封建也郡縣而治不悖古何以異於三代封建之善乎玆上猶均田所以為政之上務而非樓君才識抑焉能效之實施也哉余信樓君學足推行於政即玆舉殆驗之焉樓君名楙中余南都所校士世以科第顯江都其善政在南安非一事而上猶人誦思其治績尤衆余所記特重均田故不及附書

盧陵縣遷學記

廬陵縣之有學也自宋慶歷間肇始是時天下方識興學我吉州獨先奉詔語具郡前哲歐陽文忠公記中廬陵吉首邑也學兹創建固人文之繇以開先與今上下五百餘年材賢接盛蔚然彪著而未已其符應不大可考見哉按志宋學在邑治北二里入我明稍徙而東形家以其壞後下非利刓前壓市䑋風氣弗宣士出入誦肄其中踵迹或負販駔儈相混并語稱百工居肆以成事學非士之肆耶則與士必擇學之美勝抑任治教者

所有事也先是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公夢陽嘗相邑南
仁壽山特秀塏乃其上故爲浮屠氏之宮謀毀遷之弗
果繼是圖議者相尋訖莫克就事嘉靖壬寅郡守何侯
其高以宋江文忠公所建郡白鷺書院圮久遂撤仁壽
梵宇改新爲書院既成召九邑之士弗至於是門寢齋
舍鼠雀穿嘷武帥賓使稅館相仍縣士傷嗟於是謀改
書院爲學之議興焉乃隆慶辛未御史任公春元按郡
前縣令龔懋賢爰以上聞公曰是故我政人有事矣龔

令遂亟白之御史中丞徐公栻報可於是藩臬監司咸賛厥美提學副使邵公夢麟驛報嘉悦遂並下其牒郡守雷侯以仁侯乃諏日相位鳩工庀材即書院舊址恢治之外之門屏坊池内之明倫堂先師廟并其翼齋夾廡之室莫不以序考作學故有魁宇樓尊經閣皆循往制增偉壯又闢其後為啟聖名宦鄉賢諸祠與凡師生講業之居觀射之圃噲如跂如靡不秩備葢僅歲而工欲就竣適徐公行部至郡諦閱忻喜命斥旁土仍構齋

舍以待九邑來學之士用引教思於無窮其冬報成郡守乃介二院書幣遣學官張楷謁臺俾為之記臺惟二公重學興工其舉政不懈古載牒所稱矣士亦知上所以興重之意乎在昔聖人憂天下無教將人道不遠於物類也故拔民之秀敏者升之學命司徒設五品之倫以教之使之因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相屬與以求親義序別信之不可解於心者修之為常行不易之道猶慮詖說險行之足以震俗驚衆大為倫教拂戾也

於是著之侯以辨其端示之撻以致其儆識之書以需其悔而或弗儆且悔無以若協於颺言並生之化然後威刑乃加禁絶之使不為世教終患葢聖人於士憂之深而防之嚴若是故其時五常之性九德之材莫不宣明於世用士遵履其常行不易之道以同一天下之政俗故施之民生日用足以周㳽萬變而無遺逹之政猷物紀足以熈凝庶績而不匱茲唐虞之所以為尤盛非後世所可及也三代建學以養士修之各有其政至周

而制愈隆是故其業始於呻誦辨說弦歌蹈舞之節其事著於養老敬祀訊囚獻馘之務以因四時之順則詩書禮樂之述崇以通三極之微則裁成輔相之理備是先王重士興學之極則也故其時士明於道德之奥而推之應務者有其本深於理化之源而達之從政者有其要三代得士之效匹休唐虞治問亦因之臻美不以是與去古寖遠學弗知重於世久矣春秋諸侯各侈其能相矜尚列國卿大夫聘問論說至博廣不聞一涉庠序

事鄭之鄉校幾以議執政毀而原氏卿士不悅學至讙然語諸其朝不諱彼近先王之世猶若此抑何怪後之阬燔弗捄也漢近百年始興學郡國得置博士弟子士率以明經獲顯用其後賢良文學遂與公卿議政於朝堂建武而後天子數親視學尊行養老之政其盛過西京矣乃其教不原本唐虞三代之治一切徒飾彌文故其士靡然徇時之所趨鮮或周於理道之故尚通則秉節易渝好激則鼓論多悖學逮斯際欲其效庶幾先王

之世難已今廬陵士幸遘休明當海内需材求治之日賢觀風大吏祇上德意篤其振舉風厲之方不憚興作煩棘業為士擇美吏學將不望之以唐虞三代所成效乎夫詖說險行之足以害政甚於尚通好激之為世弊葢聖人特疾之以為頑者士即常行不易之道致其精研以上達淵微深窔之極求之心性有成能矣尚何異學之足以亂吾教彼溺焉或不知反其為斯民之大患可推已兹邦自慶歷開學迄今士以節義文章顯天下

衆矣議者猶病其未與於道乃學有擢制科第一卒能舉孔孟成仁取義之訓著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彼非學於聖人而有獲耶抑固廬陵之産可以論其世者也夫建五常之性以惇五品之教著九德之材以效九官之用是上世士之所競邦家興學以養之葢欲得若人與共天下之治其加意則有在焉賢觀風大吏曁諸監司守長咸趯然以是重望於今士故殫其心志勞力從事擇選之役不為怠士講業兹學不知所以重待其身可

乎夫修其常行不易之道自家而國無所施不得其宜此士之繇教易進者也乃或飾詖言以炫文詞之麗矜險行以詭節名之實推之五常之性九德之材䕀乎未之有概焉如是欲紹美邦之前哲以無怍所稱成仁取義云者人知其弗幾已於戲士乎其尚永念之也哉余謬從邦人後感二公作育盛心期邦士咸知其所勗勉故特詳為之告焉其抑二公欲余記斯學之始意也夫

留鶴亭記

君子不留情於物一有所留則其害道也甚大惟能留而無留乃可游於物爾往余之有以留鶴名兹亭也病未申著其義故今齋暇因追為之記云葢鶴天下之美禽也潔清迅舉脩然羽儀天漢之表而引吭中夜曾不暫忘其儆露之心可謂物類之有德操者故鳴臯在陰經以警訓象而我國家制品服加寵中外文僚時取是禽為髙貴之首凡二京大省廨靡不珍畜之玩對比髙潔非虛列為覰狎具也則古之常以一自隨者其留情

亦必有在何名害道噫是可不深思其故與夫人心物
理本不因形有間惟憎好先作於中則廓然順應之幾
鮮不為所牿化已若斯鶴又留省中與衆同忻好則奚
害道之有一或稍攖情顧念間即小物皆足為道深累
而獨斯鶴也乎昔文王築靈臺鶴嘗游聚其囿民樂誦
至今衛懿公挾偏好鶴至有乘軒者狄入而民曰使鶴
國因是敗亡則聖愚相遠之效何如也故君子情慎所
留天下無遺善矣余始佐南銓日宅嘗畜二鶴既陟柄

今曹睹省庭獨無鶴遂捐之為公畜也省後故有他亭久圯思前聞人遺迹不忍廢命工少葺治適成乃扁寓斯名識不忘後余考績北上友人有為海州守者復餽二鶴余不欲重行載令省中人并畜之會余去而四鶴損一矣曾郡望湖吳公來為禮書憫其單無匹舉以畀他省署今秋余再至則二鶴翩翩時翔舞余側眄盼若故識然益追計其時十年矣亭亦漸就枏敝余仍令葺之而感今懷故聊記厥始末刻石焉於戲後之君子覽

是將無嗤余言之近陋也夫

洞麓堂集卷四